

## 暮春

赵烁恒(汶上)

当最后几朵泡桐花  
悄悄落在家前的石阶上  
不是悲伤的开始,而是一次  
欣喜的启程  
因为,阳光已经无法铺满  
脚下的小路  
只能在穿过新绿的叶后  
勉强在地上画出几朵光斑  
我坐在门槛上看着蓝色的天  
听着布谷鸟的吵闹  
吹着开始温热的轻风  
看着春天慢慢走远  
不急,不躁  
也不追

## 一朵蔷薇的春天

罗晨(金乡)

那朵蔷薇不慌不忙地开着  
在这个春天的每一个早晨  
安静地向城市致敬  
也向晚归的人轻轻点头  
它说——  
你们走吧,我再开一会儿  
等一等风,等月亮挂在夜空  
然后,摘下一些星光  
点燃街头的路灯  
路过的人,别带我回家  
我不是玫瑰  
不浓烈,不张扬  
就这样互不打扰吧  
你们继续奔向远方  
而我继续在这个春天  
一朵一朵,悄悄地开

## 谷雨

聂上峰(任城)

暮春,轻轻地来了  
带来了略微燥热的气息  
像一位善解人意的知己

细雨悄悄地落了  
湿润了干涸的土地  
帮着百谷开始尽情地生长  
燕子翩翩地飞回北方  
捎来了南方的消息  
一路轻声细语  
春天总如惊鸿一般  
匆匆地来  
匆匆地去

谷雨最后一个到场  
我来不及叹息  
趁春天还没离去  
我问世界——  
世界不语  
只是让那些花铺满了地

## 破阵子·梁山行

周龙华(邹城)

百士忠堂聚义,八百水泊横纵。铁骑萧萧平大泽,鼓角铮铮播颢穹。莽荒腾卧龙。

叱咤风云万里,挥戈跃马谁雄。斩尽人间邪恶事,快意思仇剑吐虹。管他身后空。

## 蔷薇花开

楚星(嘉祥)

铁篱笆最温柔的角落  
乳白色的裙摆悄悄起舞  
春风拂过稚嫩的脸庞  
老花匠眼中闪着慈爱的光

去年的枯藤已化作了泥  
今年的新绿,正酝酿着  
在初夏绽放成最动人的风光  
待放的蕊中藏着清甜的露  
何不把这粉色花墙爬满希望

欢笑的人们驻足,又离开  
口口相传着我的鲜艳与芬芳  
我却用虔诚的眼神  
望着向日葵盛开的方向

## 观花者

疏离(邹城)

我走在春天的街头  
走在春风里  
我是去看路旁的花  
看看它们开了多少  
又落了多少  
我也摸摸它们  
也数各种各样的花  
一朵,两朵,三朵  
它们开时,我会去  
它们落时,我也会去  
因为,听说  
数过花的人们  
最后都数到了自己  
然后,让自己慢慢地  
活成了骄傲的春天

## 春径

周桂龙(邹城)

柔丝拂岸柳垂金,  
花树含香映浅深。  
小径无尘风自暖,  
一窗晴日伴闲吟。

## 错过的那些花季

曹秋芳(嘉祥)

转瞬之间,已至春末。还没来得及细细欣赏春的烂漫,便要撞进夏的炽热。

细数那些错过的花开,最念那些朵朵绽放在枝头的杏花,如雪、如云、如玉。想起前两年杏花节去看杏花,茫茫十里,万树相连,朵朵繁花织成云海,人在花香中微醺。轻轻拉下一枝杏花,低下头,用鼻子轻嗅花香,有默契的同伴则便会按下快门,将那一刻的美好定格。

杏花败,桃花开。桃花比杏花更添几分妖娆,这是我的观点,主要是因为它明艳的色泽。人们常把桃花比作少女,因为它的娇艳灵动。一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让十里桃林成了人人向往的仙境。踏步其间,如仙子,步入仙境。若穿一袭古装白衣,或在桃花间奔跑,衣袂飘飘,或手握酒壶“醉卧”枝头,更似剧中狐仙白浅。视频号上,很多人争相效仿,我也想模仿一二,但我终错过了桃花盛开季。

接下来登场的,是如白玉般的梨花。这些年鲜少见梨花,总想去觅一片梨园,在梨花盛开季,栖息其间。

小时候,我是常与梨花相伴的。村里有一棵歪倒的大梨树,需两个小伙伴才能环抱过来,伙伴们常爬到上面骑大马。大家之所以喜欢它,是因为梨成熟的时候,伸手可摘。从梨树上刚有花苞开始,就巴望着它快点长出果子。那时候就感觉它的花特别漂亮,美得不可方物。

槐花更是我的最爱。一簇簇、一串串、白花花地挂满枝头,飘着沁人心脾的花香。小时候,哪怕磨破裤子也要爬上树,捋一把鲜槐花塞进嘴里,细啣它的香甜。

海棠花、苹果花、石榴花……次第绽放。田野里的花,更是数不胜数,如繁星点缀着春天,才让春天呈现给人们万般姿色。

小的时候,我便爱花,现在老了,更爱花了。爱杏花如雪的洁白,爱桃花如少女的姿色,爱梨花如玉的高雅,爱槐花如蜜的甘甜……

此刻,我漫步郊外,已是春末,我错过了那一场场花开,感觉似乎还错过了什么,有些失落。思索了半天后才恍然,我错过的是不经意间流逝的时间。

## 书香如故

魏敬尧(金乡)

我从未见过爷爷,但我觉得,我认识他。

认识他,是通过他留下的那些书,和父亲望着书套时眼里的光。

从我记事起,家里到处是书。奶奶说,那都是我爷爷——一位早逝的教书先生留下的。父亲生于1919年,只上过一年半私塾,却是真正的“读书人”。书,从不离他的床头。他说:“书里什么道理都有。”

我对书的渴望,始于不识字时。最爱翻看那些泛黄书页上的绣像。记忆最深的一位老人:头戴古怪的帽子,额头隆起,门牙突出,双手抱在胸前,模样让我又怕又想看。父亲说,那是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”,天下的道理都藏在书里,他就是教人读书的祖师。还有那幅“麟吐玉书”的画,后来我才知,那幅画出自《幼学琼林》……这些画面,像一颗种子,落进我心里。

七岁,我终于入学。课堂在祠堂和农家院落之间轮转,我甚至没学过拼音。可家里残存的老书,成了我的世界。父亲在煤油灯下念着忠孝节义的故事,我在弱光里做着梦,几次烧焦了帽檐。书,是这贫瘠岁月里唯一的沃土。

1977年,高考恢复了!我冲

进复习班,心里憋着一团火,便写下这样一首诗勉励自己:寒星闪闪野莽莽,五更鸡喔透草房。学童早读迎风起,脚印点点独一行。

我有一个沉默而伟大的父亲。他脾气硬,却始终为我的学习让路。母亲总在考试前,偷偷在我碗里埋一个煮鸡蛋。我知道,我读的不只是书,还是一家人期待的目光。

两次中考,我的分数都过了录取线,却未被心仪的学校录取,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。父亲用梁灏八十中状元、韩愈四次科举的故事敲打我:“你是那块料,就怕自己先放弃。”最终,我带着行李,走进五十里外的一所高中,发誓“学业不成誓不还”。

后来,凭着这股韧劲,我考上了大学。书,引领我穿越了人生的窄门。

如今,我也老了。读的书,变成了养生、饮食类的科普读物。可每个夜晚,当我翻开书页,灯光晕开的,依然是几十年前父亲灯下的侧影,是漫天飞灰中他落下的那滴泪,是孔圣人那幅让我敬畏的画像。

书香如故,薪火相传。那不仅是纸页的味道,更是一个家族跪拜在知识面前的虔诚,是一个时代在个体身上刻下的,最深的印痕。